

# “是他创造了我们”

## ——哈罗德·布鲁姆的莎士比亚研究之二

高 永

(衡水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 河北 衡水 053000)

**摘 要:** 哈罗德·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 他不仅认为莎士比亚是西方经典的绝对中心, 更坚持认为是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莎士比亚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 人物形象塑造, 对人的心理的准确把握, 以及对死亡的关注等方面, 直接在精神和意识上创造了我们, 扩展了我们。布鲁姆关于莎士比亚的这一看法, 对我们理解莎士比亚不无启发, 也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 哈罗德·布鲁姆; 莎士比亚; 创造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0)02-0037-04

哈罗德·布鲁姆作为耶鲁四大批评家之一, 他关于莎士比亚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笔者曾在《经典的中心——谈哈罗德·布鲁姆的莎士比亚研究》<sup>[1]</sup>一文中就布鲁姆的莎士比亚研究的特点进行过讨论, 但更多偏重于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下面笔者试图在精神意义的层面上对哈罗德·布鲁姆的莎士比亚研究进行讨论。

布鲁姆曾在其代表作《影响的焦虑——一种诗学理论》一书中, 援引爱默生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向我们指出了莎士比亚对我们的影响: 莎士比亚写下了人生的教科书; 写下了现代人的教科书; 刻画了英国人、欧洲人和美洲人。他刻画了普遍性的人, 他洞察了人的内心世界, 人的思想道德情操, “而正是他的这种对人生真谛的大思考、大智慧, 才使作品的形式——例如‘戏剧’或‘史诗’——被衬托得无足轻重; 关心作品的形式就好比对传达圣旨的纸张的质地优劣提出疑问”<sup>[2]6</sup>。布鲁姆更是进一步认为, 是“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布鲁姆的《莎士比亚: 人类的创造》一书, 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在此书的“致读者”中, 布鲁姆说: “莎士比亚将继续解释我们, 部分是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 这是此书要讨论的核心内容<sup>[3]xviii</sup>。”那么被爱默生认为是“圣徒”——这个“圣徒的意旨已脍炙人口, 编成祷词, 甚至上升为法典。人们把圣徒的意旨运用得如此普遍, 相形之下, 语言载体反而无关紧要了”<sup>[2]6</sup>——的莎士比亚是在哪些方面创造了我们呢? 哈罗德·布鲁姆又是在什么意

义上下了这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呢?

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为我们创造了如此丰富的人物形象, “约翰逊博士最先发现并道出了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塑造了丰富的人, 创造了诸多各异的人之本质”<sup>[3]1</sup>。而这些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的祖先, 或者说是这些形象创造了我们: “也许正是福斯塔夫和哈姆雷特, 而不是莎士比亚,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俗上帝, 或者说, 也许正是他们最伟大的心智和智慧使他们的创造者被神圣化了<sup>[3]4</sup>。”

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塑造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人物, 而这些人物之所以具有原创性则在于他们的人性——经过莎士比亚强化后的人性简直就成了莎士比亚的再创造, 而我们正是莎士比亚再创造之后的人性的注释。这些原创性人物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祖先, 部分原因还在于这些人物是我们语言的创造者, “莎士比亚首先是一名‘语言创造者’……其实, 把福斯塔夫、哈姆雷特以及伊阿古看作语言的创造者, 也许更接近实际情况。而莎士比亚则通过创造上述几位人物而创造了我们”<sup>[2]19</sup>。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通过创造那些原创性人物, 张扬了一种自由反思的内省意识: “莎士比亚独特的力量在于, 他的悲剧主人公, 不管是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 都消解了戏剧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哈姆雷特心灵上每时每刻都在上演一出戏中戏, 因为他比莎剧中任何其他人物都更是一位自由的自我艺术家。他的得意与痛苦同样植根于对自我形象的不断沉思之中。莎士比亚成为西方经典的中心至少部分是因为哈姆雷特是经

典的中心。那种自由反思的内省意识仍是所有西方形象中最精萃的，没有它就没有西方经典，再冒昧点说，没有它也就没有我们<sup>[4]53</sup>。”布鲁姆认为，自由反思的内省意识是西方精神至高无上的核心，哈姆雷特是这一核心在文学上最充分的体现者。而自由反思的途径就是自我倾听，一种完全的自由倾听。而莎士比亚人物的自我倾听使这些人物可以脱离剧情而存在。自我倾听也使得这些人物改变自我，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智力和想像去自我转向。此外，“自我倾听是通往个性化的庄严路途，在莎士比亚之前没有任何作家曾经那么好地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创造出上百个主要人物和数百个出色的次要人物，这些人物即完全不同又首尾一致”<sup>[3]xvii</sup>。

莎士比亚创造了真正的艺术、记忆的艺术。布鲁姆认为，没有经典，我们将最终失去自我认知能力，也会最终失去思考的可能，因为“认知不能离开记忆而进行，经典是真正的记忆艺术，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sup>[4]25</sup>。经典无疑承载着历史的、集体的、个人的记忆。而且记忆更能使我们震撼并促使我们思考，因为文学的记忆更多作用于人的心灵。所以“没有经典，我们将会停止思考”，停止一种深层次的对人的本质存在的思考。那么作为西方经典核心的莎士比亚无疑在最大限度上创造了这种记忆艺术，部分原因是他创造的人物形象占据了我们的记忆。“现实中的莎士比亚和蔼可亲，而且机智聪明，更像福斯塔夫而不是哈姆雷特，然而，他的读者们和戏迷们永远会把他和这两个人物形象牵扯到一起。只有克利奥帕特拉和最强有力的反面形象——伊阿古、埃德蒙德、麦克白——因为具有福斯塔夫的漫不经心和哈姆雷特的睿智而占据我们的心灵”<sup>[3]8</sup>。

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还因为他创造了我们的心理，第一个对人进行心理分析。众所周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的奠基者、现代心理学大师，是他最先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了人的心理世界。但在布鲁姆看来，“弗洛伊德实质上就是散文化了的莎士比亚”，而他对人类心理世界的洞察“是源于他对莎士比亚并非完全无意识的研读”<sup>[4]291</sup>。这就意味着，不是弗洛伊德发现了我们的心理，而是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的心理，只是弗洛伊德通过有意的研读莎士比亚发现了莎士比亚的这一创造——“莎士比亚首开心理分析的先河，而弗洛伊德仅仅是编撰整理者”<sup>[4]294</sup>。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众所周知的就是他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论述。弗洛伊德曾经用这一理论来分析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认为哈姆雷特具有恋母情结，这是造成其行为延宕的根本原因。但布鲁姆却说：“哈姆雷特未曾有过俄狄浦斯情结，而弗洛伊德显然具有哈

姆雷特情结，或许他的精神分析学就是某种莎士比亚情结。”<sup>[4]295</sup>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透视人类隐蔽的心理世界。而特异的或反常的人类情感则是这些隐秘心理的情感化、外在化。对这些情感、行为的表现使文学自身获得了极大的存在合理性。莎士比亚正是因为透视了人类隐秘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成为莎士比亚的注解——是莎士比亚解读了弗洛伊德，而不是相反：“近四百年来，哈姆莱特已将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呈现于欧洲及世界观众面前，而弗洛伊德是几个世纪后才出现。弗洛伊德在解读哈姆莱特方面并未提交出一份合格的答案；而哈姆莱特却对弗洛伊德的主题做出了最好的阐释，至今无人能及<sup>[4]297</sup>。”

莎士比亚使我们与死亡最大限度地接近，并影响了我们对这一终极归宿的态度。在布鲁姆看来，所有西方文学经典，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sup>[4]21</sup>。伟大的、经典的作品不只有对此在的、现实的关照，还要有对彼岸的、人类终极存在的关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布鲁姆的看法。

总之，布鲁姆眼中的莎士比亚就是神，是创造了历史的神。“‘莎士比亚创造历史’对我说来是比‘历史创造莎士比亚’更有用的说法。历史与语言都不是神或造物主，但莎士比亚作为作者却是某种神。莎士比亚成为西方经典的中心是因为他通过改变对认识的表现而改变了认识”<sup>[4]220</sup>。如果承认莎士比亚创造了历史，那就意味着承认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但布鲁姆同时也强调，莎士比亚创造我们，并不是作为公民或基督徒，而是作为一种意识扩展了我们<sup>[3]10</sup>。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布鲁姆那里，已经不能再简单地将莎士比亚看作是一个作家，应该将其看作是我们的人性的创造者、建构者。“莎士比亚为我们创造了心智和精神，我们只是姗姗来迟的追随者。我们不能仅仅从知识层面上来认识文学——文学即莎士比亚，不能仅仅从知识层面上来把握莎士比亚使用的一切隐喻”<sup>[2]9</sup>。“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经典，因为不管我们是谁，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莎士比亚赐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对认识的表现，更多的还是认识的能力”<sup>[4]29</sup>。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人性创造的文本记录，“与其说是我们在读这些戏剧，不如说是这些戏剧在读我们”，“他们对我们的阅读是无限的”<sup>[3]xx</sup>，“是他们创造了我们”，特别是他在文学文本中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因为布鲁姆更多地将这些人看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对我们都产生了无限影响的人，尤其是哈姆雷特。也就是说阅读莎士比亚是我们得以自我认知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此外，如果承认是他创造了我们，那么也就不能对莎士比亚做任何片面的阅读与理解。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是一种全方位的、压倒性的影响，因此“把莎士比亚历史化或政治化是徒劳的”<sup>[2]19</sup>。那样只会削弱莎士比亚，只会发现一个虚假的莎士比亚。有鉴于此，布鲁姆反对任何“憎恨学派”们的解读，更反对任何服膺于意识形态的阅读。在他看来，这样的解读和阅读最终只会使莎士比亚失去其原创性魅力，使莎士比亚沦为文化观念，甚至是政治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工具或仆从。

因为看到了莎士比亚对我们的创造，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是绝对的、无法颠覆的经典。因为他创造了我们，只要我们还存在，莎士比亚就存在。莎士比亚经典性地位的不可颠覆，更主要的原因是莎士比亚艺术的普遍性：“如果说世界上存在某种普遍性艺术，那就是莎士比亚艺术”<sup>[2]21</sup>。而这种普遍性又是与社会、历史完全融合了的：“莎士比亚普遍性的奇迹在于它并不是超越偶然性就可以获得：那些伟大的人物和他们的戏剧是渗透到社会和历史中去的，同时又不接受任何简化模式，如历史的、社会的、神学的或近来的心理学与道德化的<sup>[4]414</sup>。”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赞同布鲁姆的看法，那么就意味着承认莎士比亚的能量是无法估量的，或者说是无比巨大的。

哈罗德·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这些看法可谓别具一格，对我们理解莎士比亚不无启发，也不无借鉴意义。

首先，对我们正确理解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不无启发。事实上，布鲁姆所强调的影响，既体现在艺术层面，更体现在人性层面，而我们更多时候把这种影响放置在了一个文学史的层面，更多地看到在文学历史上，作家与作家之间同时代的，或跨时空的竞比关系。反而忽略了文学，特别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对整个人类，特别是人性发展与建构的影响。这实际上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纯文学内部的问题，而是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世界、文学与人性的关系问题。如布鲁姆所说：“人性之形成来自影响——这种影响的覆盖范围远超过任何文学现象<sup>[2]4</sup>。”

其次，布鲁姆非常清醒地看到了在世俗时代，文学作品特别是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性作品对人性及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在西方，承认“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那么就等于承认莎士比亚最终超越了《圣经》，“我并没有暗示我们要替换成哈姆雷特崇拜，但哈姆雷特是唯一可以在人性上与他最伟大的先驱们相抗衡的世俗对手。像他们一样，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或戏剧上的形象，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

的。自耶稣之后，哈姆雷特是西方人意识中出现最多的形象，没有人向他祷告，但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长期逃避他。过于熟悉就难于理解，哈姆雷特之谜象征着更大的莎士比亚本人之谜：一种景象即是一切，一个人就是所有人，又不是哪一个人，艺术是无限的，以至包括我们，也将会包括那些后来者”。这就意味着：哈姆雷特就是世俗的上帝。这在一定程度上非常准确地看到了在世俗化的现代，文学经典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个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再次，将莎士比亚还原为一种真正的美学存在。布鲁姆认为应该排除一切从社会文化学角度对经典进行解读的方式，而应该坚持审美化的阅读与阐释，使文学真正回到了属于文学的领地。这对纠正在文化研究中，只对文学进行文化、社会甚至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式的研究，而忽视文学经典本身的文学性的偏颇不无意义。

但不可讳言，哈罗德·布鲁姆关于莎士比亚的这些看法，也不无偏颇，不无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这一看法使布鲁姆反对对莎士比亚进行终极性意义的发掘，因为在他看来那样“你将会一无所得，你将会掉进实用主义的陷阱——把莎士比亚等同于他自己笔下的高级虚无主义者”<sup>[2]17</sup>。布鲁姆之所以持这样一种观点，是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是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那么就意味着莎士比亚对我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立体的，而挖掘其终极意义的作法，必然要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探求，这样影响的整体性就必然同时受到破坏。但如我们大家所知，文学存在的根本性理由，就在于它与人的某些终极意义，以神秘的、隐喻的方式相契合。对这方面的考察是研究文学本体性，或者说文学存在合法性的必然要求，而绝非什么实用主义。

其二，布鲁姆关于莎士比亚的看法本身使莎士比亚成了一个终极存在，而这个终极存在又绝不限于文学界域，这使得他对莎士比亚的看法带有了明显的绝对化倾向。在布鲁姆看来，一切审视莎士比亚的手段与角度都无法完全窥见莎士比亚的全貌。甚至我们用来审视莎士比亚的工具都是属于莎士比亚的，“那些能够用来审视莎士比亚的工具”，“它们不是莎士比亚创造的，就是经过莎士比亚本人改良的”<sup>[2]19</sup>。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运用任何其他手段了解、审视莎士比亚，除非将其自身作为手段。这一定程度上也将莎士比亚神秘化了，使其成了一个几乎无从或无法认知的存在。正如布鲁姆所说，“是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即他是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莎士比亚的一部分。那么合乎逻辑的推理是：因为人

无法跳出自身之外反观自己, 故而人永远无法完全认知人自身, 当然也就无法全面认识莎士比亚。

其三, 既然承认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 创造了人的本质属性, 部分是因为他所具有的普遍性, 那么就应该承认莎士比亚创造人性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但布鲁姆因坚持对莎士比亚的审美性解读而将任何从社会现实角度的解读都排除出去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 布鲁姆过于强调作者主体心理, 忽略了其他诸如社会、文化等因素<sup>[5]</sup>。这就使得莎士比亚及他所创造的人性成了一种虚幻的存在。

由此观之, 哈罗德·布鲁姆关于莎士比亚的研究, 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畴, 进而上升成了一种对人性的关注, 对人性形成史的研究。难怪有学者在写作美国哲学史时, 也将布鲁姆列为了重要的艺

术哲学家之一, 进行了论述<sup>[6]</sup>。

#### 参考文献:

- [1] 高永. 经典的中心——谈哈罗德·布鲁姆的莎士比亚研究[J]. 衡水学院学报, 2008(3):47-49.
- [2] 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的理论: 增订版[M]. 徐文博,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 [3] BLOOM Harold. 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M].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8.
- [4] 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M]. 江宁康,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5] 胡宝成. 论哈·布鲁姆“诗学误读”[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9(3):1-4.
- [6] 涂纪亮. 美国哲学史: 第三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320.

## He Invented Us

### ——Harold Bloom's Shakespeare Studies

GAO Y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engshui University, Hengshui, Hebei 053000, China)

**Abstract:** Harold Bloom's Shakespeare studies is different with others', he deems that Shakespeare is not only the center of western canon but the inventor of us. Shakespeare invented our spirit and consciousness by his arts creation, characters, the discovery to the psychology of us, and the attention to the death and so on. The opinions of Harold Bloom remains supreme value to us, and will help us to study Shakespeare better.

**Key words:** Harold Bloom; Shakespeare; Invention

(责任编辑: 李建明 英文校对: 李玉玲)

(上接第 15 页)

另外防火墙的成功防护要依托完善的防御体系, 其中包括: 合法用户认证、数据加密、病毒防护等安全措施, 以及严密的管理措施。安装安全的操作系统、建立全方位的防御体系, 采用防火墙技术, 从而为电子商务运行过程内部局域网建立一道安全屏障。

安全是电子商务的核心问题, 安全管理是电子商务成败的关键, 从管理安全措施、技术安全措施 2 个方面入手, 保证电子商务的安全性、保密性、完

整性、可鉴别性、不可伪造性和不可抵赖性等, 完善各个环节从而保证电子商务健康顺利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刘仲英. 管理信息系统[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2] 甘初初. 信息资源的组织与管理[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231-234.
- [3] 郑丽娟. 基于 VB 实现电子商务数据加密技术的研究[J]. 江苏商论, 2007(12):73-74.

## Analysis on Security Management in E-commerce

SUN Su-hua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Hengshui University, Hengshui, Hebei 053000, China)

**Abstract:** E-commerce is a trading method of using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creates a virtual market exchange places in essence.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the concept of e-commerce, summarizes the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e-commerce security, and analyzes e-commerce security management in two aspects: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security measures.

**Key words:** E-commerce; factor of security; management security; technical security

(责任编辑: 李建明 英文校对: 李玉玲)